

花与梦

07

100%
精彩



是谁诱惑了谁
干草 想他堂堂妖界之王，
竟沦为一个小小除妖师的宠物！

呛声机器人
宁悠然

爱上一个机器人帅哥，
是不是一件很扯的事？

颜色

江雨朵

五位性格迥异的少年，
相聚在名为LOTUS的中间岛，
为你讲述一段有关寻梦的故事。

一朵
鲜花 抢先采

楼雨晴

谁说女追男隔层纱？
被比自己小七年的小妹妹表白，
也要勇敢地说“不”！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
电 话：0471-4971950



FLOWERS AND DREAM
DECEMBER NO.07

青春酷语（四）

主 编：珠 雅

责任编辑：马燕茹

特约编辑：苏 霞 吴彩明 李华丽 肖 恋

装帧设计：吴艺霞 林文生

美术编辑：吴艺霞 雷丽娜

封面绘图：御毛虫

印刷：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60×710 1/16

印张：360字数：2700 千字

版次：2007年9月第1版

印次：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204-09276-5/T·1853

定价：460.00元(全20册)

策划：广州晓喻广告有限公司

电话：020-85636460

短篇文稿投稿：flowers@inbook.r

画稿投稿：pic@inbook.net

邮购/订阅：020-85636462-16

网址：www.inbook.net

投稿：广州石牌邮局0785信箱（510631）

稿件授权声明：

凡向“花雨”（www.inbook.net）投稿获得发表的稿件，均视为稿件作者自愿同意下述“稿件授权声明”之全部内容：

1. 稿件文责自负：作者保证拥有该作品的完全著作权（版权），该作品没有侵犯他人权益。
2. 全权许可：“花雨”有权利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网络、光盘等介质）编辑、修改、出版和使用该作品，而无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亦无须另行支付稿酬。
3. 独家使用权：未经过“花雨”编辑室书面同意，作者不得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网络、光盘等介质转载、张贴、结集、出版）使用该作品，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卷首

“我住的城市从不下雪，记忆却堆满冷的感觉，思念到忘记霓虹扫过喧哗的街，把快乐赶得好远，落单的恋人最怕过节，只能独自庆祝尽量喝醉，我爱过的人没有一个留在身边，寂寞他陪我过，merry merry christmas。”

陈奕迅的《圣诞结》一直低低地在耳边盘旋，那些声音轻轻悠悠地飘了过来。窗外的风呼呼地吹了进来！

圣诞又要到了呐！

亲爱的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吗？放开心情看看《花与梦》给你们准备的礼物吧。

华丽大礼第一弹——

江雨朵《颜色》！

看过她的书，一定都会为这小妮子的才情所折服，她千奇百怪的想法，出人意料的结局，另类百变的搞笑，总会逗得我们前仰后翻。看她的书实在是一种享受！

这次江雨朵把五位性格迥异的少年，相聚在名为LOTUS的中间岛，为你讲述一段有关寻梦的故事。以温暖为媒介，请你了解，世界上还有另一个这样的你——就在这里。

华丽大礼第二弹——

千夏《是谁诱惑了谁》！

话说千草MM也是玩转另类小说的个中翘楚。把一个堂堂妖界之王，沦为一个小小除妖师的宠物？貌似有活活活活。

第三弹——

仓声机器人》！

心羽，这个文文在《花雨》杂志连载的时候，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个酷似梁朝伟，呃，错了，是梁小伟的绝对美型男机器人引发了无数花痴同仁的口水。有斯陪伴，夫复何求！

华丽大礼第四弹——

楼雨晴《一朵鲜花抢先采》

被好朋友的妹妹表白，而且还是比自己小七年的小妹妹？

OMG！帅哥，看来你魅力不小的说！吼吼，偶绵家花儿说了：“纯洁幸福勇敢追，挨打挨K也不气馁……”吼吼，加油。

四重大礼送完，还有MM噙着嘴嫌不够？噢活活，看来挺贪心的，那么敬请期待下一期的新年大礼包吧！眨眼，我们下一次《花与梦》再见喽！

颜色 (现代——追风少年)

江雨朵 003

她有一粒种子，一旦种下，就注定开花。它是无法被任何人限制的羽翼，而这双羽翼，就埋藏在你我的心底。五位性格迥异的少年，相聚在名为LOTUS的中间岛，为你讲述一段有关寻梦的故事。以温暖为媒介，请你了解，世界上还有另一个这样的你——就在这里。

是谁诱惑了谁 (古代——人妖绝恋)

千草 061

她说什么鬼话呢？想他堂堂妖界之王，怎么可以沦为一个小小除妖师的宠物？难道她以为她救了他一命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再说了，他们明明就是敌对的，她这个样子实在有违“职业道德”！最最可恶的是他现在的身份敏感——一个幻化成形的小男孩又怎样？她这样天天抱着他睡于理不合啊，难道她都不懂什么是“男女授受不亲”吗？还口口声声说他现在想做坏事也不可能！实在是服了她了，没有一点身为女子的自觉也就罢了，怎么还一点羞耻心都没有？哼哼，等他功力恢复了，定要她好看！

呛声机器人 (现代——青春幻想)

宁悠然 117

有缺陷的机器人都长得这么帅吗？如果是每天都能对着这样的帅哥，那又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呢？喜上加喜的是意外获得一笔价格不菲的遗产，可惜的是要去到二十一世纪，还要自己动手打理所有的日常生活？那不就代表要离开这个机器做主的时代？好吧好吧，那就试试看吧，反正有个大帅哥陪着，可，爱上一个机器人帅哥——也不能算是件太扯的事啦！什么？竟然是假的？！其实他是个真正的人？！

一朵鲜花抢先采 (现代——青梅竹马)

楼雨晴 171

被好朋友的妹妹表白，而且还是比自己小七年的小妹妹，他只能把这当成是她对他的依赖和仰慕。他真诚地关心她，只是这份感情无关男女之情。可是分开五年后再次遇见，她已经蜕变成一个充满灵气的小女人，依然单纯可爱却能在不经意间拨动他的情绪，让他无法平心静气地看待他的追求者。他希望不仅仅做她的哥哥和老师，他希望能用全部的生命珍惜她疼爱她一辈子，可是遇到她那超级恋女的霸道老爸，追到她注定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了。



颜色

■ 江雨朵

序

天使说：风是绿色的，水是蓝色的，火是红色的……万事万物，皆有一种专属的颜色。

于是我问：那么我的颜色是哪一种？

天使微笑着指向镜子。

但是镜中的我并没有任何色彩。

我懊恼：“为什么我如此苍白？”

“因为，你还是沉睡的花蕾呀。”天使温柔地宣告说，“你并不是没有颜色哦，而是有可能变成任何一种颜色……”

青春的未定性，就是这样怅然迷失却充满变数的美……

没有任何人可以猜到，你将开出哪种颜色的蔷薇。

第一章 colour

“——乱七八糟。”

熟练地移动键盘上的十指，长发披肩的少女不顾周边人投来诧异的目光，小声嘀咕着点开新的界面。

什么世道。连 SD 娃友的聚会论坛也有人派发广告！

心浮气躁地盯着不断跳跃出 FLASH 的屏幕，沈茜茜冲动地抓起电脑旁的粉色布袋。尽管网时还没有用完，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的空洞，和随之而来的郁闷，却让她想要尽早离开。

主题：招募 COSPLAY 大赛同伴！

咦？原本已经站起身的少女在回身扯书包带的时候瞪大了眼睛。书包带上繁复的小饰品掉下来竟然擅自打开一张论坛帖。

“——第七届 COSPLAY 大赛将于一个月后开始报名。此次大赛由多家动漫相关网站、杂志，与某知名企业联合举办。以公平、公开的方式面向广大 COS 爱好者……”

好奇地念着，她捋了下裙子又重新坐下去。跳过说明，直接寻找发帖者的名字。

“——我叫优。我要参加这次比赛。因为有不接收个人报名的限制，也不打算加入现有社团，目前正在组队。既然是 SD 娃娃的爱好者聚集地，这里一定有擅长手工制作的人吧。在 B 市又有兴趣一起挑战的人，请回帖说明一下你的特长、想加入的理由、联系方式……另外，我超讨厌无聊的人，不要以随便的态度来加入。”

“好大牌的口气。”

少女翘起嘴角。

可是……

每一天也很无聊。

死水般的日子周而复始。

在固定的时间到固定的地方去，听固定的人重复没有新意的话，连自己也只是做着牵线人偶般的固定动作，任凭年龄毫无意义地增长。

混迹喧嚣的网络仍然觉得好寂寞。

哪怕一点点地改变也好。她只是祈祷着明天能够有所不同……

手指像拥有自我意志般地开始敲击——

“——我是 SAY！我会制作服装。我很想要加入……因为，我喜欢做衣服。”迅速打完。她按下确定键。重新刷屏，却发现已经有人抢在她之前回帖。

占据第二楼的人名字显示为：依莲。

“我叫依莲。很想加入你的团队。虽然我不会做衣服，但我很擅长化妆。相信会对你有所帮助……”

果然是在线高峰时间。没有让她等太久，楼主的回复也很快出现——

“——依莲、SAY、你们好。我是优。我現在建一个 QQ 群，拉你们进来。等我几分钟。我们三个一起谈一下好了。”

看完这行字，她慌忙打开关闭的 QQ 界面。片刻之后，提示音嘟嘟响起。果然多了一个 Q 群。

优：[看到了吗？两位。]

依莲：[你好。我是依莲。]

优：[客套就不必了。另外一个呢？]

依莲：[应该也在线。稍稍等一下吧。]

优：[我讨厌浪费时间，要合作，至少要有准时的觉悟。]

依莲：[呀，好严厉。]

SAY：[你们好……我是 SAY。]

优：[啊！终于来了。你的反应有点慢。]

SAY：[对、对不起。]

优：[客套话就不必了。你会做衣服？]

SAY：[是的。我是这个论坛的常客，人偶娃娃的 OTAKU 十有七八都会裁剪。放心吧，在这方面我绝对没问题。]

依莲：[呵呵]

SAY：[你笑什么？不相信吗？]

依莲：[不是。我觉得 SAY 你很有趣啊。像在面试。绝对……]

SAY：[本来不就是面试吗？！你和我正在接受优殿下的考验！]

依莲：[呀！有点凶。]

优：[好了，好了，不要说闲话。]

SAY：[优殿下，可以问一下吗？]

优：[问什么？]

SAY：[你负责什么呢？如果成立这个社团的话。]

优：[COS！]

依莲：[优是想要成为模特吗？]

优：[我喜欢你，很聪明。]

依莲：[呀，说话好直接。]

优：[SAY 好像还在犹豫，你到底要不要加入？]

SAY：[啊？为什么要说我在犹豫？]

优：[你不是用了如果这种词吗？没有如果，我已经是在组队了。你要加入就请认真，中途退出会给别人添麻烦。当然我希望你是认真的，时间没有多少了，会做衣服是很好的才华。]

SAY：[有种打了人又夸奖的感觉……团长阁下，我加入了！]

优：[好，依莲也没问题吧。]

依莲：[当然！]

优：[我们至少还需要两个人。]

SAY：[为了凑齐底限人数？]

优：[不全是。至少要有有一个擅长摄影的人。比赛前几轮都要靠照片。]

依莲：[这样不好吧。现场感才是最真实的啊。]

优：[没办法，规则就是这样。]

SAY：[优不会拍照吗？]

优：[拍照是人都会。但是正规社团有很多会特殊化影像处理的高手。如果不具备专业知识，很难比得过。]

SAY：[抱歉，问了傻话。]

优：[这种事不重要，我已经有方案了。]

依莲：[是去专门的网站找队友吗？]

优：[你很聪明，不过不是专业网站，而是爱好者聚集的地方。太专业的地方哪会理睬小孩

子，相反在爱好者聚集的展示网页倒可以碰到有技术的年轻人。]

SAY: [所以才来“娃友论坛”找制做服装的人?]

优: [YES!]

SAY: [看来你是计划好了才行动。]

优: [没有计划就行动的是不认真的人吧。]

依莲: [呵呵……]

SAY: [依莲! 不要笑了! 你们以为会有懂摄影的人加入吗? 那种人很傲的。]

优: [当然! 有奖金作诱饵!]

依莲: [好方法。摄影和SD都是奢侈爱好，确实很需要钱。]

优: [是啊。本来把那个声明COPY过来，就是为了用奖金吸引人啊。不过没想到会在这里找到化妆师。嗯，还有以做衣服为梦想的SAY，你想成为设计师吗?]

SAY: [嗯……]

优: [那我先去找摄影师。找到后再通知你们。]

……

依莲: [SAY你还在吗?]

SAY: [在。有点……紧张。通过考试的感觉。]

依莲: [呵呵……]

SAY: [你怎么总是笑?]

依莲: [我开心嘛。能找到一起谈论梦想的伙伴。而且大家又很认真。]

SAY: [你才是最认真的人吧。]

依莲: [哪里。不认真的话就不会紧张了呀，很期待和你们见面，希望快点找到摄影师。]

SAY: [说起来，优是怎样的人呢?]

依莲: [应该是很有魄力的人物吧，领导型的，很适合做我的队友。因为我是被领导型的。]

SAY: [大概。他说话的口气好成熟，好像比我们大。]

依莲: [其实我很好奇SAY是怎样的人呢。]

SAY: [我? 我……很怕生。]

依莲: [耶? 真巧，我也是。]

SAY: [嗯! 希望可以顺利找到摄影师，啊! 我看到一款新的娃娃!]

依莲: [如果有奖金就可以买了。]

SAY: [嗯。回头见，我要去看娃娃的消息。]

依莲: [晚——安。]

吁一口气，长发披肩的少女关上QQ。心还在怦怦跳。

腿一用力，电脑椅向后转去。

说什么看到娃娃根本只是借口。正如同说想要当设计师一样只是谎言。

她只是不知道怎样把对话继续下去。总觉得自己是骗子。靠说谎去接近那些抱持纯粹信念的人。

可是……握紧手指，她抱住粉红色的漂亮手袋。她真的很会裁剪东西! 只要这点是真的，其他说谎也无所谓吧。

就像明明不喜欢上网却呆在这么喧嚣的网吧……其实没有别的理由。

就是不想一个人。

※ ※ ※

十月七日。星期六。八点半。

穿着豹皮连衣裙戴着红色绒帽的明艳少女坐在快餐店靠窗座位。野性十足的大眼睛像芭比娃娃一样装饰着华丽的睫毛，令人印象深刻的五官，端整地镶嵌在白皙的脸颊上。描着黑色唇线的她看起来非常时尚，张扬的气势与装扮搭配得相得益彰。

四处梭巡的少年略微犹豫了一下，走了过去，“不好意思，打扰……”

“本姑娘不接受任何搭讪。”翻起眼皮，少女高傲地截断他的话。

“嗯，不是的。”少年有些尴尬，“你是优吧。”

“嗯?”光滑的眉间挤出一丝皱褶，少女自上而下地打量他，“你是?”

“我是依莲。”看到对方恍然大悟，少年这才松了口气，还好。没有认错人。虽然在网上谈过话，但不知道彼此长什么模样果然很麻烦。

“请坐。”少女一反之前的冷淡，指指对面的座位，“没有找错部队呦。不过我不是优。”

“咦？”

“啧，干吗一副吃惊的模样，我和那个狂妄小子很像吗？”

“啊！我本来也是觉得他是男生。只是看到你……哎？”忽然醒悟对方话中的意思，少年追问，“这么说，你们两个已经先行见过面了？”

“不小心被他套出学校地址，结果那缠人的小鬼跑到我学校硬逼我加入。要不是为了买看中的机型，我才不要和小鬼共事！啧！真没办法。”微挑着眉，少女一副心有不甘的样子。

“呀，我知道了。”少年拍掌，“你是他找到的摄影师，叫卡嘉。他非常中意你哦。”

“是中意我的照片。漂亮小哥，说话不要随便使用省略句，会犯罪的。”

“啊……”少年眼中闪过尴尬，“那个……忘了自我介绍。我是依莲。”

“你不是第一句就说过了嘛。”少女一脸“你真怪胎”的表情。

“……”知道的话……干吗还不叫他的名字……

“干吗那副表情，真是开不起玩笑哦。”少女奚落地挑起唇瓣，“说漂亮的人漂亮有什么不对吗？”

“话虽如此，但是……还是请叫我的名字。”少年温婉但坚持。

“优来了哦。”装作没有听见，少女径自起身，向推门而入的人招手示意。

“那个！”

“对啊。”似乎明白依莲在想什么，少女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高挑的身材异样瘦削，但是因为比例好的缘故，并不显得瘦弱。耳朵上戴着三颗不同色的宝石，配着一头金发。让他在推开玻璃旋转门的刹那，营造出一种闪光的幻象魔法。

“不管看过几次，都觉得这小子漂亮得太狂妄。”戴着红帽子的少女喃喃自语地评价。

“我应该没有迟到吧。”金发少年完全不在意周边视线地拉开椅子。

“是啊、是啊、是我们两个来得太早，行了吗？”少女悻悻然。

“你是男孩子啊，还以为是女生。”他看着还保持石化状态的依莲，“长得真漂亮，头发也好长。可以担任除了化妆之外的COS吧。”

“嗯，当然……”

“既然是团队多做点零工也是正常的嘛。啰啰嗦嗦的。”少女不爽地挑了挑弓型的眉，“还有你，对着初次见面的男生第一句话说什么长得真漂亮，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呀。”

“是这样吗？”少年一脸认真地问，“说长得漂亮的人漂亮，为什么会有问题？”

听到这和少女之前如出一辙的问句，依莲再也忍不住地笑出声。

“啊！都是你的缘故！害我一起丢脸！”敲着少年的头，少女大声喝止笑个不停的依莲，

“不要笑了啦！没办法，这小子只有十四岁啊。当他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童言无忌就好了嘛。”

“真是让人震惊的年龄……”笑得咳嗽起来，依莲想起之前和SAY用QQ聊天。SAY还斩钉截铁地说“你一定比他们年长”，而自己也投了赞同票，所以才会造成刚才见面时的冲击。

“你要吃惊到几时？”敲了敲光滑的桌面，新成立社团的灵魂人物唤回依莲飘散的神志。

“对不起。”家教良好的结果，就是可以把“谢谢”和“对不起”对着比自己小的人讲出口。

“抬起头嘛！”少女一脸不赞成，“别让小孩子更加嚣张啊！”

“可是不管怎么说，他是队长不是吗？”

“是谁说过他成为了队长？”

“啊！可是我和SAY是一直这样想的，而且他很合适啊。”

就在清秀少年和动感十足的少女争论起来的同时，优用一句话打断了他们：“SAY来了。”

“哎？莫非你们也见过了？”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是她？”

面对两个人如出一辙的表情和异口同声的提问，少年淡然地指指前方说：“看就知道了。”

“呃？”



同一时间。两公里外的纵横主干道上一辆自行车正在超速行进。

“喂！小子！不要命啦啊！”

被惊险超车的奥迪车主对着挡风镜前掠过的黑影咆哮：“这里是机动车道！拜托。至少换个有马力的再来学人家玩飞车。”

“大叔。请称呼我为用自行车的旋风小子吧。”爽朗地回过头，单车上的少年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

人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制造出令科学叹服的奇迹。

该少年拼命进行蹬腿运动的结果，就是单车的两个轮子运转到了只能看到两圈白光的地步。

穿梭在高速行驶的车流间已经令道路两旁的行人为之侧目了，这位“驾驶”自行车的老兄还时不时地张开双臂做个展翅高飞的动作。敞开的紫色夹克往两边翻飞，刺猬般竖立的头发因为逆风的缘故也全部向后背去。戴在脖子上的项链、系在腰带上叮当作响的装饰扣，还有好像铃铛一样夸张的单边耳环，随着主人用力蹬车的动作在风中乱七八糟地响成一气。配合他荒腔走板的歌声简直就像随身携带着专门制造噪音的全套工具。

“啊呀！啊呀！真是没有办法。这样看起来，身材修长潇洒俊帅的东文大人！不是注定要迟到了吗？”嘹亮的大嗓门看不出一点烦恼，满面微笑的奇怪少年一边高速移动一边左顾右盼。

“前面那个美丽的大婶！”他加快几圈追上左边的白色跑车，弓着后背几乎是以站立在单车上的姿势猛地探过头，“打扰一下！”

“哇啊。你是人是鬼啊？”扶住方向盘的手瞬间打滑。

“呃？怎么这么失礼？”少年皱了一下眉毛，随即开朗地咧开大嘴，“拜托嘛、姐姐。帮我指点一下人生的迷津啊。”

“我、我可不是那个撞死你的人啊。”早就听说这条路上有鬼魂出没的谣言，没想到竟然是真的。车主迅速踩下油门，疾驰飞奔。

“呃？真冷漠呢。”还在叹息的少年完全不

知道自己的话给别人造成了怎样的误解，原本上挑的眉毛耷拉成了八点二十的形状，“竟然对迷路的帅哥如此冷淡。人家都昧着良心管你叫姐姐了啊。都市人真冷淡呢。”

“放心好了，叔叔会对你很热情的。”

从身后无声无息接近的车内探出一名男子满面笑容的脸。

“哦？真的吗？”少年欣喜地张大眼睛，“你对这附近很熟吗？”

“当然了。再也没有比我更熟的人了。”男子斩钉截铁地保证。

“啊。大叔是个好人咧。带我去找一家名叫什么‘星星阁’的快餐店如何？”

“没问题。不过你先得和我去趟交警大队。”脸上浮现数条青筋的男子吼道，“就是你吧！这半个月以来在附近大道无视交通规则单车暴走的鬼之东文！”

“啊呀。原来我已经这样有名了啊。”恍然大悟的神情一闪而过，男孩子猛然加速，甩下一句“警察叔叔！你伤害了我纯洁的心灵哦”便化为白色尘烟消失在警车前。

“没办法。大都市真是好复杂。”

骑着自行车登上台阶，逃过一劫的少年终于发现目标。

“什么嘛，原来在这里啊。拜托，地图上根本就没有标识嘛。”仰望着距离出发地只需十五分钟的目的地，死也不承认自己是路痴的少年，只能以地图上没有标明为借口。

“总之呢。就是应该把全城的建筑物一个不落，包括公共厕所都标出来才叫地图嘛。”说着地球人都无法认可的火星道理，他终于“环佩叮当”地步上台阶。

“哈啰，有没有要参加COS大赛的俊男美女啊，我是让大家久等了的长腿哥哥东文哦。”

大概不懂得羞耻为何物也可以算是一种天赋异禀。

不仅目标人物，所有落座于快餐店内耳朵没有问题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向大门口望去。

某个戴着红色帽子的麻辣美人当场宣布：“绝对——不许出声！”

万一被当作同类就实在太可悲了。所以在场

的四个人非常有默契地选择了缄默。

“哎？奇怪。”搞不清状况的“长腿哥哥”完全没有感受到周边灼热的视线，径自拨着头发付疑，“难道说历尽千辛万苦……逃过警察叔叔的追捕……走了整整三个小时才来到的地方……竟然走错了？”

“喂……”依莲压低声音问优，“你不是说，最后一个人是距离这里只有二十分钟那家大学的学生吗……”

“在网上留下的讯息是这样显示的……”

“住嘴啊！让他听到怎么办？我绝对不要和这种人一起的啦。”

“啊呀，啊呀。原来在这里啊。”然而在卡嘉想要制止同伴的时候，戴着项链的少年，已经将视线锁定在他们这边了。

如果问他为什么可以知道的话……

三个人的视线无言地落在依莲身边自称 SAY 的少女身上。

银白色的直长发、紫色眼瞳、手指上戴着尾部弯曲刻满金色暗花的长指甲。娇小的身躯包裹着游戏里才会出现的中世纪东欧风情的束腰礼服。

有这种打扮的人坐在身边，即使是脑筋再怎么“鲜”的人，也可以把这张桌子上的客人们归为异类推算了。

“那个……我从一开始就想说了。”卡嘉不止一次地叹息，“今天不是在 COSPLAY 啊。为什么要穿成这个样子……”所以才会被说成是“看就知道了”吧。

“我想，SAY 是为了让大家看一下她制作服装的能力。”依莲说着自己都难以接受的理论，帮缄口不语的少女讲话。

“不是。”抬起被银色假发埋没的脸颊，少女却并不领情地挑着眼角回答，“我平常就穿这样子。”

“哈哈，被你打败了。你好可爱啊，妹妹。叫我东文哥哥吧。”

某个自来熟的家伙已经搬来第五张椅子，自顾自地坐了下去。

“你们这些家伙还真是害羞呢。”没有节制力的大嘴巴不停歇地讲话，“人家哦，在门口一

直在问，都不敢回答……”

“给我住嘴！”

忍无可忍。卡嘉动作利落地提起第五个人的耳朵，威胁道：“迟到还敢大声说话！再不闭嘴就把你丢出去！”

“漂亮妹妹，不用这样子吧。”真是伤心，为什么每个遇到的人都要命令他闭嘴？

“少套近乎了！老大还没有同意让你加入哦。”

“等等，卡嘉。”依莲苦笑，“最好不要用这种引人误会的修饰词吧。”

“根本就很引人误会了啊！”

现在才说这种话已经晚了好不好？视觉系摇滚歌手一样引人注目的金发臭屁小孩！黑发长到腰部的美丽少年！像洋娃娃似的洛可可风情美少女！再加上这边这个叮当作响随随便便的大嗓门。现在还能装成是普通人吗？

“哪，哪，这边就是老大哦！要叫队长也可以。”揪着无辜少年的耳朵，把他转向优的位置，卡嘉理直气壮地转嫁责任，“喏，优，既然人是来找来的，就由你说清楚吧。”

“说什么？”少年板着脸，“这人我可是不熟。”

“耶？”周围响起一圈抽气声，“不是你找来的吗？”

“最后这个，因为时间总是碰不上，只有通过留言告诉他见面地点而已。我也没有太多了解啊。总之不必说废话。你、是叫东文吧。”

“对呀。”被点到名的人笑咪咪地托着脸颊，“可以叫我阿东哥哥哦。”

“你年纪很大吗？”卡嘉质疑地提高音调。

“十九岁。应该比你们大吧。”某人洋洋自得。

“看起来不像啊……”一天之内受两次刺激的依莲看看优、又看看东文。

“根本就只是自称的吧。我才是大姐！”同样也不相信的卡嘉盯住对方的娃娃脸。

“那些不重要。”仿佛是口头禅般的话语又重复出现，金发少年问道，“你为什么会想要加入呢？”

“哈哈。因为无聊嘛。”

这个男生竟然如此轻松地说出禁句。尽管和优认识不到一星期，但他们却都非常明白阿优对于“是否认真”这个概念有着超常规的洁癖意识。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想：东文哥哥！你完蛋了。

“你回去吧。”

果不其然。少年眼神冷淡地直接祭出驳回令。

“啊？”

“我最讨厌没有确定目标因为无聊才参加某事的那类人！”

“可是……”

“没有可是。”

“但是……”

“没有但是。”

“……”

“别这样。”依莲不赞同地代为辩解，“虽然阿优你说的没有错。有明确目标的人是很容易共事。但是也有在各式各样的活动中寻找目标的人呀。即使暂时没有明确前进的目的地，也可以慢慢寻找。我觉得这样子也并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方式。总之，人有不同的情况，是不能一并而论的。而且……”

他提起阿东脖子上的项链，“这个应该是你自己制作的吧。”

“对啊。”终于在声援下得以说出完整的句子，东文连连点头，“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刻着缩写嘛。”黑色纤维般的睫毛眨动着，黑发飘飘的美少年微笑着摸了摸他骨节分明的手指，“你有一双可以打造美丽的手哦，很擅长做东西吧。”

“YES！”

除了廉耻之外显然也不知道谦虚怎么写的家伙立刻点头。

“我的爱好就是这个哦。有我加入的话，大小道具不成问题。”

“其实……”有人阴险地笑笑，举起单手，“小道具那种东西我也可以做呢。”

“哇！漂亮大姐！你成心抢我的机会嘛。”

“因为四人份的奖金与五人份的奖金明显是不同的啊。”少女凶狠地射去一记寒光，令他噤

若寒蝉地闭上了嘴。

“怎么样，优？”气势恐怖的群体中，显得格外安静的依莲向另一侧的少年做确认。

漂亮到极点却完全看不出在想什么的扑克脸淡淡地注视着东文小狗般的表情，几秒钟后，终于点了点头，“OK！我们五个人，组队吧。”

“等等，我可没同意让这家伙加入。”卡嘉把手拍上桌子，“要说服我可要给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少年冷静地看她一眼：“刚刚，你说了‘小道具那种东西’这句话吧。”

“是啊。”那又怎样？

“换个说法，‘照像机这种东西’你会说吗？”

“……”明白了他的意思，少女绷紧脸颊。

“人们呢，总认为自己的梦想非常贵重，却不把其他人重要的存在当一回事。这种态度令我们常常犯错误，需要反省。”

看着玻璃窗外飘过的白云，金发少年优游地说道：“所以，你一定做不出像他那样的小道具，因为你属于你自己的领域。你是摄影师，卡嘉。”

说教意味的句子，但是因为讲得有道理，所以少女也就轻而易举地接纳了。耸了耸肩，她闭上装饰着华丽睫毛的大眼睛。

“知道了啦。头！”

第二章 LOTUS

经常有人对我说：你的名字听起来真像个女孩儿。

但我还是很喜欢它。

以花为名的我，一直期冀着，我的梦想，是不是终有一天，也可以像孤傲的睡莲那样徐徐绽放？

——BY：依莲

“LOTUS？不是这间咖啡屋的名字吗？”

“对呀。就是睡莲的意思。我觉得很好听。可以拿来做我们社团的名字。”在白纸上写下清秀字体的少年温和地解说。

“OK。”提议通过。无人反对。

“那相处的规则最好也讲一下。”卡嘉敲敲桌面，“只要是复数以上的人聚在一起，就会产生矛盾。就 LOTUS 这个群体的我们来说，必须先要明确一件事！”

“一件事？”SAY 下意识地反问。

“就是说……”少女掀起明丽的大眼睛，“我们并不是朋友。”

“呃？不是朋友是什么意思？”东文有点脑筋转不过来，“一般的群体都要有向心力才更有助于合作。友情不是提升凝聚力最好的方式吗？”

“那是玩乐主义者们的定义。”少女不爽地瞥他一眼，“我们只是为了参加 COS 比赛才暂时聚在一起。是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而合作的伙伴关系。”

“我懂了。”依莲无声浅笑，“感情用事很容易造成争执。相反的，目标一样、利益一致的伙伴反而更容易相处。”

“还有一条，也请遵守。”金发少年冷淡地补充，“互不干涉。”

这是距第一次见面一周后的事情。

尽管报名时间还有余裕，但考虑到新社团一无所有的情况，优还是提出要先找到能让他们活动用的场地。

拥有丰富打工经验的狂野少女在这方面有着相当广阔的人脉，找到了她曾经打过工的咖啡屋。原本她看中的不过是记忆中咖啡屋闲置的仓库，结果老板大方地连阁楼的空屋使用权也一并提供。

当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交换条件是每天要有人来帮忙打工。

咖啡屋的老板还不到四十岁，为人很风趣。一再要求，万一他们得奖，他不要场地费，只要他们把获奖的照片挂在他的咖啡屋里就可以。

因为是第一次来，大家就都试着看自己能做什么。想要扮成有型酒保的东文却被老板以未成年不许碰酒为理由拉入厨房成为洗盘子专业户。

“真是的。人家已经十九岁了哦。”

“真的吗？”

老板大吃一惊的样子和同伴们上次的反应如

出一辙，令自称俊帅无比的大帅哥一阵郁闷。

看了看挂在墙上的表，下午三点半。

店内的正式店员来上班了，老板拍拍手宣布：“好了，你们可以休息了。”

“哇！老板我爱你！请给我一杯红茶一块蛋糕！”东文立刻举双手欢呼，洒下满手的泡泡。

“少来！”提起他的耳朵，卡嘉招呼，“所有的人都跟我一起上楼，现在该收拾我们自己的地盘了！”

“耶？阿优不是一直在上面打扫吗？”

“闲置不用的房间是什么意思，你们不懂吗？”少女气魄十足地扫视并排列在面前的打扮得奇奇怪怪的少女、一看就像是出身名门富家子弟的斯文少爷、以及满身金属眨着大眼的无杂质青年。

三颗脑袋整齐划一地摇着。

停顿了一下之后，长发飘飘的美少年回想道：“啊！说起来我家里也有这种地方，就是招待客人用的，因为平常很少有人住，有种冷冷清清的风味……”

“风味你个头！”少女不知道从哪里变出一把扇子，“砰”地挥到依莲头上，“说什么梦话啊！不用的房间当然是乱七八糟东西的聚集地、蟑螂老鼠的伊甸园、蜘蛛结网的制造厂、霉菌蘑菇的培育基地！这么错综复杂热带雨林般的战斗场，你们以为优一个人花几个小时可以打扫干净吗？”

“天啊……”

瞬间发出呻吟声的绝对不止那三位乐天派。

因为听了少女的华丽修辞而感到恶寒袭身的客人们苍白着脸色偷窥老板。

“听到没有……”

“这里有蟑螂老鼠呢！”

“还有霉菌蘑菇。难道我们点的这个也是……呕……”

那边吃着新产品蛋糕的两位客人已经由白转青了。

“……卡嘉。”老板抽搐着伸出手指，“我可没有欠过你工资吧！”

“哈哈。被听到了啊。”少女眉飞色舞地回眸，“你自己想办法喽。其他人，拿着拖把抹

布，跟着我往上冲！”

“绝对的恶女！”

看着带头往上跑的纤细背影，东文喃喃说着，垂下双肩迈着沉重的脚步继续向干活之路攀登。

“扑。”SAY忍不住笑出了声。而身边也响起相同的声音。

抬起头，黑眸澄清的少年正微笑着向她望来。

视线相交，奇妙的并没有尴尬的感觉。

透明的微笑……温暖的气息……

名叫依莲的男孩子有种春风一样的味道。



确定了社团名称、集合时间、相处规则，再打扫好房间。属于这个周六的夜晚也已经渐渐掩上四合的暮色。

站在咖啡屋门口，少女伸出手掌，感觉似乎落下零星的雨丝。

“SAY，快点回家吧。今天拖得太晚了，要小心些呢。”

她吃了一惊，猛地转过身，“依莲？”

“嗯。”高挑的少年原来就站在身后，微笑递过伞，“你拿着吧。万一雨变大就糟了。”

“谢谢。可是你也只有一把吧。”

“我？我要到对面坐地铁，在外面走不了几步路。可是SAY今天穿的衣服是丝绸制的吧。万一湿了很麻烦。”

少女抿了下嘴角，默默地接过伞。两个人一起向桥上走去。

“SAY和我是同路吗？”少年轻笑着说，

“其他人却完全是相反的方向，总觉得和SAY好有缘分。”

黑色刘海下，澄清的眼睛闪烁的是完全善意的光。少年微微侧着头，因为身高的缘故，和她说话时总是略略地弯着背。很体贴、很温暖的人……

少女怔怔地望着这样的他，紧紧闭着的唇终于松开，避开他视线轻声说：“我那时候以为依莲是女孩子。”

“不过要是看到我以后还这样想就太失礼了哦。”少年半开玩笑地回应。

“依莲想要成为美容师？”她掩饰瞬间脱轨的心跳，转换话题。

“不是。这样讲可能有些奇怪，我就是喜欢给别人化妆。与其成为所谓的美容师，在剧院的后台给演员上妆比较接近我的理想。”

“可是你本人并没有化妆啊。”

依莲啼笑皆非，“不可能吧，喂，我是男生啊。”

“可是……”她犹疑地说，“像我给娃娃做衣服，也会给自己做衣服。想象做成一件完成品的感觉，就会觉得很快乐。我总是自己唯一的模特……”眼眸中闪过一抹黯然，却马上抬起脸庞说，“不过现在要给大家做服装。我会想办法做出适合你们穿的衣服。”

“真好呢，服装是想象力的凝聚。我觉得SAY好有才华，你的衣服好漂亮。”少年落落大方地称赞。

“……下次，依莲可以帮我化妆吗？”少女握紧手中的伞，“我想看依莲化出的妆是什么样子。”

“好啊。我好高兴。”少年绽放有如烟花盛放的明亮笑靥，“一言为定哦。”

“好、好的。”没想到他会这么兴奋。少女用力地点头。

“化妆就像魔法一样，每个人都存在美丽的地方，要想法突显出来，要选择符合那个人本质的表现方法。而且每个人的颜色又都完全不一样。要调配出只属于那个人独一无二的颜色，一笔一笔地轻轻涂抹，看着美丽在手中绽放的感觉，我……最喜欢了。”

凉风吹来，少年忽然止住了脚步，适才还很兴奋的声音，不知为了什么在语尾加入了一点点落寞。

不明白他怎么突然沉默了。少女只是跟着停下脚步，静静地驻足在他的身边。因为不是朋友，即使明知一定有什么不对劲，却不知道有没有追问的资格。从以前开始，就不太懂得交流这件事。只能束手无策地睁着被绿色的隐形眼镜遮挡的眼睛，看着这个美丽的少年说着他的美丽梦

想，然后突兀地陷入寂寥。

“我觉得站在这里很危险。”

想着一定要说些什么，她硬着头皮开口。

“嗯？”

“就是这座桥很薄啊。”

她只好把话题进行下去，说着每次路过这里都会想到的事。

“依莲完全没有发现吗？”说起来，好像每个走过这座桥的人都若无其事的样子，只有她特别敏感地感觉超讨厌。

“每次走过这里，都很害怕。”少女踩了踩桥板，“这座桥不停地颤抖，就像河上的船一样，虽然现在很安全。但是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下子就会断掉，砸下去。每次都这样想……”

低垂的面庞望向桥的另一旁，川流不息的夜的灯火。如果桥就这样崩塌的话，所有的困惑、想法，一定一切都在瞬息停止了吧。自己会随着在脚下裂开变成一块一块的桥的碎片，落向那流动的车海……

“啊！真的呢。”闭上眼睛像在感应，少年微笑着说，“果然和 SAY 说的一样。这座桥会动哦。好奇怪，就算没有危险，给人不安感的桥还是应该修一修吧。我们这个城市到底是怎么回事？总是把钱花在灯上面。长安街上已经完全是灯的海洋了呢。难道……”手扶在桥梁上的少年仰望向夜空，“难道那些大人觉得人造的光会比星光更美吗？”

“好像吧。”被少年的情绪影响，少女也抬起头，“是在哪里看到过的呢，说成年人总是低着头，而小孩子总是抬着头。所以看到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

“尽管可能是真的，但是……那不就是说，我们也会变成只低着头的成年人吗？”少年并没有谴责意味，单纯那样想所以就那样说了，“我不喜欢这么悲伤的理论。”

“我也……不喜欢。”走到他的身边，她抓住桥栏，感应着风轻轻撩起两个人散落的发丝，“那好像是什么青春小说上的话呢。”

“哦？”

“现在很流行。总是在说什么‘青春是一种疼痛’，或者‘某某年我是个寂寞的小孩’这样

子，然后用一些好抽象的词语去表现。”

“是很奇怪，感觉分明很年轻的作者们每一个都是世界上最凄惨的人。”

“对哦。就像我的同学们一样。”

“哎？”

看到少年不解的眼神，少女继续说：“依莲的学校里没有吗，老师会让大家谈论对社会的看法。每到这种时候，大家就变得慷慨激昂。随便每个人都能说出一大堆的不满，简直就是来自黑暗的世界之边。”

“哈哈。”因为少女的比喻，他轻笑起来，“我的学校有点特殊。倒是没有这么丰富的课程。”

“没有才好呢。”少女慢慢地低下头，“我一点也不想听……”

她直视着都市的灯海轻声问着，又像在自言自语：“是不是一定要被迫相信世界是黑暗的，人性是肮脏的。是不是只有这样才叫成熟长大了。如果一定要这样才会被接纳，那我还是就这样当一个他人口中不正常的人好了。”

“你没有任何奇怪的地方哦。”轻柔的嗓音响在身旁，回过头，发现少年正温柔地注视着她，说出她其实一直都很想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话。

“你只是很喜欢、很喜欢这个世界。真的好喜欢呢。所以你讨厌那些弄脏它的事情吧……”不可思议的像魔法般的语言，少年微笑着轻轻地把手放在她的头顶。

接触的温度为什么会令人想要流泪呢？为了那个即使不能完全理解她的想法，却露出了可以包容一切的笑容，温柔地望着她的少年。

她一直寻找着，寻找着……寻找着一扇能够接纳她的门。

即使她说她还相信有妖精的存在也不会嘲笑她的人在哪里。然后……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人……该怎么和他成为朋友？

她拼命压低脸颊，不敢抬头。好怕碰上那双澄澈的黑眼睛。

那个在他身边可以自在呼吸，会令她不自觉地放松紧绷肩膀的男孩子……

“对不起。”避开头顶的温暖，她困难地抓

紧胸口的衣服，“其实，我对大家说了谎。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设计师，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梦想。”

因为不想被看成是无聊的人，才会一直说些虚假的谎话……即使是温柔的依莲，也一定会讨厌这样的她吧。

可是……即使如此，即使害怕被讨厌，也不想对依莲说谎的理由是……

“你吓我一跳呢。”少年笑了起来，轻轻拥了她一下，然后不好意思地放开手，“没关系。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暂时没有目标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因为可以慢慢寻找呀。”

这番话，是初次见面的时候，他为了帮东文而对优说过的话。当时只觉得依莲是好心又温柔的人。现在才确认，这个少年确实是这样认为的。

他绝对不会瞧不起任何人！

“只是单纯的喜欢做衣服也很好啊。不管是什么理由也可以，SAY 其实有着不想对大家说的另外的梦想对不对？”

少年微笑着打开身后的背包，用修长的手指轻轻扯下一张纸。轻盈麻利地很快折好一架纸飞机。

“来吧，SAY 把秘密的梦想写在上面。这样就不是谎言了哦。”

眼睛好痛，好像要流出眼泪了，但是却并不是因为难过。

少女用随身的小巧的口红，在飞机的机翼上写下一行歪歪扭扭的字，而少年一直微笑着，微笑着背对着她，“写好了叫我哦。”

这个总是微笑着的少年，像个大哥哥一样，说着温柔的话。

即使害怕也想坦白自己说了谎的理由一定是……

“我想和依莲做朋友！”少女用好像快要哭了般的音调说着。

而注视着前方的少年则轻轻点着头，就这样不回头地说：“好啊。”

“可是卡嘉说过我们大家不能当朋友……”

“那就当成是我们的秘密好了。就算 LOTUS 里不允许有碍前进的孩子气的友情，可是依莲和

SAY 是朋友那是另外一件事。”转过头眨了眨眼睛，在唇上竖起手指的少年微笑着对她说。

联接着道路两岸的桥一直在微微地颤抖，走在桥上的人们匆匆地穿梭，是不是大家都觉得这座桥很危险所以才行走得这样匆忙呢？

但是在被云隐藏起来的星海之下，桥的一端，有一个长发的少年正扶住一名少女的手，向着灯火流动的彼方，掷去一架承载梦想的纸飞机。

第三章 黄金海

每个人都认为我很狂妄。

是的，我从来就是这样。

背负着梦想的翅膀，

要飞到没有人能够阻止的地方……

——BY：优

星期六。地下铁。八点二十分。

耳朵上戴着三颗闪亮石头的少年步出月台。

即使是假日的清早，这座喧嚣的都市也不见丝毫冷清的迹象。

每天都有怀抱梦想的人大量涌入，也有落寞失意的人徘徊街头。他看过有人坐在路边放声大哭，而衣着笔挺的都市男女视而不见地走过。

钢筋水泥的大城市是“那个人”喜欢的地方。

“他”说要在无情的世界生存就要变强。为了达成愿望，每个人都努力不懈的样子看来才会闪闪发光。

“他”飘泊在这样的城市森林，拍摄一张张被他认为是闪耀瞬间的照片，总是带着满不在乎的笑容看着其他人梦起梦落。

讨厌的男人。母亲这样形容“他”。

总是追逐着注定会消失的东西，但是没关系，因为很快又会在其他的地方寻找到代替品。

母亲说没有人可以永远满足“他”的期望，根本就像个小孩子似的男人一把年纪还愚笨地看不清真相。

是这样吗？

优并不清楚。

但是，在内心的某个地方，他知道自己也有某种渴望。

就像“他”，像“父亲”一样……

懂事开始就没有关于父亲的记忆。

强悍又美丽的母亲总是无奈地说：“啊！那个混蛋的事就不要管他好了。”

父亲究竟是怎样的人，他还活着吗？虽然常常会有这样那样的疑惑，但是既然母亲讨厌这个话题，就只好忍耐不再去问。

没有父亲也没什么影响，和开朗的母亲两个人的生活也过得很好。可是偶尔会对着空了一半的相册发呆，母亲说讨厌那个人所以把照片丢掉了。

“没有帮儿子拍过一次照片的大师级摄影师，看到一个漂亮的背影就立刻跳下车子把你和我扔在道路中央。一年大概只能看到二十天左右，这种瞬间丈夫当然早就被我甩掉了。”母亲嘲讽地说出这番话是在他六岁左右的时候吧。

然后终于知道了，应该被称为父亲的男人还活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是一位出色的摄影师。

为什么人类的天性总会带有对亲人的渴望？想要见到母亲口中的“他”，哪怕一次也好。

现在回想起来，阿优还是觉得不可思议。那强烈的期盼因何而来？小孩子的固执吗？对于未曾谋面的父亲的向往吗？

那么，如果能够相见，自己一直期望的又是什么呢？

希望被拥抱被亲吻被高高地举起来在阳光中俯视父亲慈爱的脸？是渴望被大大的手摸上头顶说一句温柔而亲昵的话？是想补足心底的某处缺失？还是想要得到一个之所以不被爱的理由……

没有念过幼儿园。女强人的母亲不管去哪里都带着自己一同前往，耳濡目染都是成人的世界，比其他的孩子更加早熟。觉得独立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从来不会任性地开口要求得不到的东西。

你想要采摘闪光的果实，就要自己先伸出手臂。

光是等待的话，什么也不会拥有。然而如果你追寻的话，就一定会得到一些什么。至于得到

的是否有价值，除去你自己，没有任何人能自以为是地下定义！

所追求的东西就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不管到了何种境地，都绝对不能够放弃自己！

每个人都是绝对唯一的独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母亲总是微笑着这样说，带着觉悟之后的那种明快。即使是原本悲伤的定义，有了那份接纳的豪迈，也就挺起胸膛，以凛冽之姿坚强地生存下去。

这样的母亲闪耀着美丽的光辉……而父亲一定也是被这样的光芒所吸引，才进而爱上她的吧。

那么……

又为什么会要分开呢。

如果相爱过的人可以轻易地不再相爱。那么作为残存爱情唯一遗留的结晶——孩子，又该怎么看待自己的存在？

一直总想见到父亲，即使明白就算见到他，也不能够解开所有疑问。但是还是不甘心！无论如何，想要让父亲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大概……想要知道，在那个男人眼中，自己究竟算是什么吧？

上一段瞬间的纪念品吗……又或者，什么都不是。

不记得是在哪一场服装发表会上见到那个名字的，那个从懂事开始，就一直印在心底的名字。然后怎样也无法平静。想着该怎样才能去见他！那个这么多年，连一次也没有关心过儿子的爸爸，他可以认得出自己吗？他有没有一次曾想起过他……

混杂在人群之中，那个矮小的东方孩子，看不清究竟哪一张面孔，才是属于爸爸的脸。那里是专业人士的世界，所有存在那个场地之中的人都在用心工作，散发着专属于他们的独特光辉。

银白的光束交映着打在仿佛经由模特的双腿可以无限延伸的T型台。

美丽的笔直的双腿，坚定地迈出一大步、又一步。纤细修长的身姿、骄傲的眼睛，那是他所向往的闪光的世界……不管是模特也好、摄影师也

好、设计师也好、那所有人专注的眼神都一样美丽，交织起无比闪耀的辉煌。

不知不觉站在人群中，泪流满面。

已经不必去刻意相见，想要提出的问题似乎已经出现了答案。

所以就原谅了……

不！也许根本就没有去责备谁、去原谅谁的资格。就像母亲说的那样，每个人都只是为自己而生。独自一人奋斗在自己的那个世界！

在被称为“父亲”之前，首先，“他”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

追逐着迷惑人心的光芒。并不是错误的……

会这样想，是可以理解，是因为那一天，站在那个发表会某个角落的孩子，泪流满面却依然无法转移开自己的视线！

内心涌上强烈的欲望。就是想要走入那闪光的世界中去！

想要拥有的一样即使抛弃一切，只要有了那唯一的東西就依然能够幸福的绝对存在。希望自己的眼睛也可以因为信念，而闪烁出不会被轻易动摇的光彩。

没有办法和父亲相认！现在还没有办法！

因为被那些小小的忧伤所牵系的自己太过脆弱。

不想被那个傲慢的男人所轻视！

哭泣着央求他回头来看自己吗？那样的话，不是也太难看了吗？

要变成比任何人都更闪耀的存在！总有一天，要令他不得不来追逐我的背影！

像即使孤独也绝不轻易妥协的母亲那样，昂起头，挺直背，变成坚强勇敢美丽光耀不服输的人！

你怎样想我？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再问。因为他一定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我吧。大脑只装满一件事，就是他心中的那道光。他——就是这样的让我着迷的混蛋啊。

存在的意义原来并不需要由别人赋予，有无数条的道路通往闪光的世界，却只能凭着自己的手寻觅！

即使面前，横亘着铜墙铁壁。

只要拥有不输给任何人的坚定之心，总有一天，也一定能够打破所有的障壁，到那个闪光的世界中去！

“哇！依莲穿起衣服来真漂亮！”

“是穿起COS的衣服后真漂亮吧，说什么省略句！”

“可是阿东这套就有点问题，还要改一改。”

踏上建构在房屋外部的木制回旋梯，伙伴们夹杂着欢笑的声音已经由敞开的窗子传出。清晨的光反射在半开的窗上，抬起头一瞬间只看到一片闪耀的白光。

仰着头的少年乍看冷淡的面孔柔和了下来，唇角轻提微微地笑了。

是的，这里是他的世界！

“呀，阿优来了！”

负责整理服装的少女停下动作，愉快地招呼：“优，我们定的衣服送来了。快来试一下！”

满室阳光的小屋，散发着光明的味道。

在那初见面时总是紧绷着神情的少女的脸上，见到了改变，见到了属于同伴的温暖笑靥。于是想起了往事的少年，也轻轻地微笑了。

这里是他们的地盘，他们是彼此的伙伴。

轻盈地跳上最后一层台阶。就像走进了另一个充满光耀的世界。在到达梦想实现的黄金海之前，这里是让心中守护着小小火苗的少年们备战扬帆的海滩！



背对窗子，顺着流泻的阳光翻看报名表的短发少女，不满于某人拙劣的笔迹唠叨着抢过来重新填。

“还好事先有复印，我说优哦你要记住，人这种生物可是拥有以貌取人的恶劣习惯的。长相啦、字迹啦、衣服啦、之所以总被年长者告诫要注意这些，就是因为这是来自成年人世界自成一格的初印象法则。不管你再怎么拥有所谓的内涵，如果一下子就被否定也就失去了展现的机

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要他练练字就对了。”东文撑着脸颊百无聊赖地抱怨，“真是的，对他就这么温柔地绕圈子，对我却那么暴力！根本就不公平嘛。”

“虽然我明白卡嘉的话，但是……”少年不解地挑了挑金色的眉毛，“把规则打破不就好了吗？”

“就是因为总是服从现有的规则，它才会得以无限地延续。如果明明知道有些事情根本毫无必须遵循的道理，却只是因为顺从比较轻松。那不是永远都只能恶性循环了吗？当然中文写得不好是我不对。但如果因为我的字不好看而轻视我，这样就是规则有问题了。”

对于少年一口气讲完的话，卡嘉只能咧开嘴翻了翻白眼。

“是啦。可是你没有听过不适应社会就要被淘汰的说法吗？”

“那就改变这个社会好了。”少年睁大眼睛，“我可没有兴趣顺从不能使我信服的道理。如果没有任何一条道路适应我行走，那我就开辟一条专属于我自己的道路。用我的双脚一步步地踏出，即使起初有些难，但我不会为任何其他事物而改变。我，就只为我自己而改变。”

“毫无扭曲的想法。”卡嘉抱住脑袋，“真想知道你这家伙是怎么长成这种个性的啊。”

“可是……我却很羡慕。”SAY轻轻地偏头望向金发的少年。

不被任何已经形成的规则所束缚，总是说着“那种事并不重要”的他，一定知道所谓重要的事究竟是什么吧。那种如同光般的奔放，让她觉得好向往。

从出生开始，就在被层层束缚。

家长说、老师说、大人们说、朋友们说……

要小心翼翼地迈动脚步，在类似大富翁的格子游戏中，被叮嘱千万别踏错一步。

明明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的道路……为什么要限制我们只能按照他人制定的规则行走？哪怕大家也知道这根本不正确……

还是不可以反抗。

以集团形式生存的人类总是欺侮比自己弱小的人，又害怕比自己强大的人。一面厌恶被他人苛责，一面苛责其他的人。

还有比这种生物更矛盾、更悲哀的存在吗？

她常常这样想。

“是他的想法有问题啦！”卡嘉不客气地批驳，“就算听起来很炫，世界还是不会为了一个人而改变的！”

“那么假如不是一个人呢？”

“呃？”

“在这里，SAY不是也同意我的说法吗？”

“那……”

“你想说那只是两个人吗？那如果不是两个人呢？”少年毫不退让地对上她的眼睛，“如果想要改变这一切不合理的人渐渐增多。世界就一定会被改变！”

微笑了一下，端起咖啡杯的少女讽刺地说：

“那是因为你还是小孩子呀，等你长大之后，就会忘记曾经的这句誓言了。就像所有被迫忘记的人一样！”

“那么你也会忘记吗？会忘记你对拍照的热情吗？”

“小鬼！你跑题太远了吧！”猛地把杯子重放到一旁，墨黑色的汁液向外喷溅，眼看要落在报名表上，还好东文大手一挥，千钧一发之际覆盖在上面。

“那个、预选赛的报名照片要用邮寄的方式吗？”依莲苦笑着打圆场。

“也可以亲自受理的。”没有浪费他的苦心，少年恢复了冷静，“我想，最好还是亲自送过去比较好。”

“哇咧，那不是很累？”东文一副为什么的表情苦哈哈地望着优。

“不管再怎么说是公平的审察，人类是有审美疲劳的。”少年解释，“所以最先和最后的人，都能给人留下强烈印象。趁着报名受理刚刚开始，我希望我们能占得先机。”

“切！所以我就讨厌你这小鬼这一点！”卡嘉愤怒地拍案，双臂撑住雪白桌布的边沿，“明明很懂得处事之道，却故意说那些任性的话。难